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日

乃南朝 著

6月19日的新娘



山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6月19日的新娘/(日)乃南朝著;祖秉和,包容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1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689-3

I. 6… II. ①乃… ②祖… ③包…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7688号

版式设计:连生

6月19日的新娘

〔日〕乃南朝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69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1689-3/I·670 定价:15.00元

印数:0001—6000册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乃南朝获取第一届日本推理悬念小说优秀奖后的又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6月在西方的习俗中受罗马神话的婚姻与家庭保护神朱诺的庇护。所以6月的新娘会得到神的特别垂青。女主人公千寻就是这样一位向往婚姻幸福的姑娘。她讨厌束缚自己的男人，向往理想的白马王子，希望在6月19日出嫁。然而在婚礼前夕，却发生了车祸，剧烈的撞击，使千寻失去了记忆，为了找回自己，千寻忍痛翻开了自己的过去，她惧怕警车声，惧怕医院，惧怕火光……她的过去悲惨也不光彩……

目 录

6 月 12 日	(1)
6 月 13 日	(6)
6 月 14 日	(32)
6 月 15 日	(74)
6 月 16 日	(132)
6 月 17 日	(225)
6 月 18 日	(294)

6 月 12 日

车子好像来到了路面接缝多的地段。他开的车子伴随着轻微的咯噔咯噔声疾驰在中央高速公路上。

池野千寻将座位降到最低点，她小小的身体坐下去以后，头的位置比车门的玻璃还低，公路的地面和行驶的车辆都从她的视线中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有汽车的挡风玻璃外面的蓝色的广阔天空。

“换个曲子。”

千寻轻轻地捅了一下他放在变速杆上的手说。他熟练地按了一下激光唱盘的电钮，一直在播放着的轻爵士乐的声音停住了。

一会儿，响起了千寻听过多次的她所喜欢的乐曲。因为座位降低了，后边的扩音器发出的声音听着更近了。千寻的感觉，仿佛坐在飞翔在空中的小船里，全身都被音乐包围着似的。

“还是坐在车子里听好啊！”

千寻满足的样子出了一口长气，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这个飞翔在空中的小船，里边构成了特殊的空间。

“到底还是下雨了。”他手把着方向盘说。

千寻无精打采地睁开了眼睛。打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雨点越来越猛，雨刷器繁忙地左右移动，将不断落在玻璃上的水珠刷掉。

“在回家的路上下起雨来，很好。”

千寻以悠然自得的口气说。他顺口应答着：“是啊。”

在雨中，千寻就更觉得像是在小船中摇曳。她有一种仿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委身于不可抗拒的滚滚浪涛之中的感觉。一种没有依靠的不安心情，和一种处于母亲胎内的舒适放心的感觉，二者奇迹般地同时存在她心中。

“下周的今日将会怎样呢？”

千寻看了他一眼。从千寻呆的位置，只能看到他宽阔的肩膀、浓密的黑发和圆圆可爱的耳朵。只有在他转脸和将座位放低坐在他身旁的千寻说话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稍高的颧骨，但现在他没有转过脸来。

“简直像瞎话般使人难以相信，下周的这个时间，我已经是新娘了啊！”

因为有 CD 音乐的干扰，他可能没有听见她说的话。不过，她并没有期待他的回答。

再过一个星期，千寻就要结婚了。那时，她可能身穿新娘的衣裳，在大家的祝福声中，流着幸福的眼泪。

天不热，也不冷。千寻心里在想，自己会成为一个好妻子。成为他的工作单位和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人不夸奖的出色的主妇。每天有哭有笑地在他的身边生活着，创造着坚实的历史。

这是她一直在想的，翻来覆去地想的事情。是她想多少遍也不厌倦的事情。一切准备已全部就绪，剩下的这一个星期，千寻在梦中度过就行了。

千寻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她猛一睁眼，正好看到他的手伸向方向盘。车子急剧减速，猛转大弯，使得千寻的身体向右倾斜过去。大概是到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处。

不知不觉中，千寻喜欢听的CD结束，又响起了他喜欢的爵士乐。

“我讨厌爵士乐。”

“我一听那个CD就犯困。”

“我一听爵士乐就犯困。”

“你不是早就犯困了吗？”

“可是，心情很舒畅呀。”

千寻这么一说，他的头稍微动了一下。从后边看不到他的表情，他一定在笑。

这种时候，千寻故意使发音不清，像小孩似地噘着嘴。千寻知道，她这个样子使他特别喜欢、动心。她伸出常被他嘲笑说像小孩的手，伸了个懒腰。他说：“就快到了。”

借着车外边闪过的街灯的光一看手表，将

近晚八点钟了。因为高速公路上车辆比想像的少，所以回来的时间比预定的要早。本想车子进入干线公路以后，敲打挡风玻璃的雨点会缓和一些，但雨下得更大了，雨刷器刚刚刷过的玻璃上，马上又落满了雨水，视野模糊不清。

“雨越下越大了……梅雨季节真讨厌！”

千寻伸过懒腰，依然坐在放低的座位上，观看着雨打车窗的情景。

“下周的天气还是这样的话，那可太讨厌了。”

“只是晚上下雨还没有什么吧？”

“还是好天气好。那是上帝赐予的祝福啊。”

他伸出左手在穿着裙子的千寻的大腿上轻轻敲了一下。

“你太贪婪了，要天气和上帝也听你的。”

“当然罗，新娘都是这样嘛！”

千寻将自己的小手放在他的大手掌心上，扑哧笑了一笑。她想起了过去有人说过，想要晴天，就别在梅雨季节举行婚礼。然而，她憧憬当6月的新娘，无论如何要在6月结婚。

“回去以后做一个扫晴娘（为祈祷天晴挂在檐下的小纸人）吧。”

千寻正要把另一只手也放在他温暖的手上的时候，他突然把压在千寻的手下面的手抽了回去。她诧异地想从放低的座位上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瀑布般洒向挡风玻璃的雨水闪闪发光。他把着方向盘

的手猛向右转，接着又向左转。千寻的眼前出现几次闪光。充满引擎和爵士乐声音的千寻的小船明显地在旋转。好几种从未听过的不谐和音刺激着她的耳膜。

千寻看到的只有降落的雨点和无数的光点。她瞬时感到时间停止了，她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

她感到激烈的冲击。

她条件反射地闭上了眼睛，千寻陷入了黑暗之中。

使昏沉沉的头脑恢复正常的活动。

她不知为什么叫她睡在这种房间里。而且，身体为什么疼痛呢？她在薄薄的被子下面轻轻地动了动手腕，没有疼痛的感觉。动动右手腕，又动动左手腕，又弯曲一下胳膊肘，将手握握伸伸，都没有特别的疼痛感。继而弯由一下右膝，这次感到些微的疼痛。千寻不觉皱起眉头，将右手伸向膝部。

千寻这时才感到自己的手触及到了自己的皮肤，而且她的手腕直接触及到了床单。用不疼的双手赶紧一摸，摸到了胸部、腹部和腰部的皮肤，觉察到自己什么也没穿睡在这里，这次真的呼吸要停止了。

什么也没穿……。

外衣、睡衣，而且连内衣都没有穿。

——这是怎么回事呀？

被带到这个陌生的地方，而且混身一丝不挂地睡在这里。还有，不知不觉地身体各处感到疼痛，情况实在特殊。啊，这可是非同一般的事情。千寻立刻感到不安起来，重新环视了一下室内。

房间是六张草席大小的、西洋风格的、但铺着日本草席的房间。墙面的两面有窗户，挂着浅蓝色窗帘。但室内没有件像样的家具，只是在千寻脚下边墙上的衣架上挂着女人的衣服。

是谁的衣服呢？是房主人的吗？千寻认识的人中有穿这种衣服的人吗？她想通过衣服想出房间的

主人，但她还在懵懵懂懂的头不听使唤。那衣服是一件浅色花纹的连衣裙和一件有点发旧的紫色对襟毛衣。

这时，千寻感到室内的空气在微微流动，她条件反射地屏息倾听。房间外面有人走动的样子。

千寻听到邻室有穿着拖鞋走步的声音。一会儿，轻轻地哗啦响了一声，千寻呆的房间的隔扇门打开了一个细缝。

千寻用双手抓住被子的边缘，用力拉到下巴旁边，眼睛注视着左侧。和旁边的壁橱画着同样图案的拉门的细缝一点一点地开大，千寻更加用力地抓住被子。一会儿，从隙缝里露出半张面孔。

“啊，我看到你了。”

一个男人说着，整个面孔都露出来了。他慢慢地打开拉门，冒冒失失地来到千寻身旁。千寻一点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混身上下一丝不挂地被人弄到一个陌生的房间睡觉，而且进来了这样一个男人。这一切使她感到茫然。首先，她感到全身僵硬，各处隐隐作痛。这个样子，什么也不能做，连想逃跑都办不到。她只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男人的面孔。

“心情怎么样？”

男人毫不在意地盘腿坐在了千寻的枕头旁边。

“你身上不感到疼痛吗？”

“……到处都疼痛。”

千寻以沙哑的声音回答，男人又往前探探身子。千寻从下边向上看，他简直像个巨人。男人听了千寻的回答，浓眉一皱说道：

“到处都疼痛？叫我看看。”

“不行！”

千寻叫喊着，用被子蒙住了头。这是怎么回事？一定是他知道千寻什么也没穿而故意说出这种话的。

“为什么疼呀？”

“不要碰我！”

千寻用被子蒙着头这样一喊，沉默片刻之后，男人嘟哝着说：“你这是怎么啦？”而这正是千寻想要问的，她想让对方说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对我干了些什么？”

“你问干了些什么？”

“啊，你是什么人？”

“啊，我……”

“我怎么在这种地方？而且身上什么也没穿。”

千寻在被子里面蜷缩着身子，想在这个男人前面保护住自己。男人要是在这个时候掀开被子，千寻说不定会因羞耻和恐惧而死去。

她知道自己的全身在不停地颤抖。越焦急，本已混乱的头脑越加混浊，思绪越加紊乱，只是本能地想到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免遭这个男人的蹂躏。

长时间的沉默。男人全然没有想动的样子。既

没有想对千寻有所动作的样子，也看不出有想站起身来走出室外的意思。除了耳朵摩擦枕头声音以外，千寻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这样蜷缩着身子，筋肉开始疼痛起来，但她心想绝对不能动弹。

“总之……”

千寻听到男人夹杂着叹息的声音，千寻疲惫的肌肉，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我不会伤害你，把头露出来吧。”男人的声音有点沙哑。

“请告诉我，你是谁？”

千寻在被子里边支起手腕，在窄小的空间惊恐地转了转眼珠。

“是我帮你脱了衣服，真不好意思。可是你全身都湿透了，那样会感冒的，所以给你脱了。”

“全身都湿透了？”

她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是睡迷糊了呢，还是太疲劳了呢？浑身都不自在，真令人着急。但她不愿意让这个男人知道这种情况。

“那么，快把我的衣服还给我。”

“啊，衣服已经干了。穿上衣服就能起来了吧。”

“总之，给我衣服！”

她在被子里面大喊，听到草席嘎吱一声轻轻响了一下，是男人从草席上站了起来。

“要能起来你就起来吧。要是起不来就喊我一声好了。我就在隔壁房间里。”

原
书
缺
页

的情况，一边向盥洗室走去。从敞着门的那边传来了古典音乐的声音。那个男人像是在那里等候着千寻。

千寻连穿衣服都感到全身疼痛，一抬脚走路，就更疼得厉害。她起身一看，才发现肘部、膝部和腰部都有内出血。一按腹部的两侧，感到隐痛。长筒袜严重绽线，实在没法穿。

千寻为了尽可能减轻疼痛，并使男人听不到她的脚步声，悄悄地穿过了走廊。

她为了不出声音，轻轻地打开门一看，果然是盥洗室。安装在正面的象牙白色的盥洗台，非常清洁光亮。千寻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扶着盥洗台的边缘，弓着腰向前靠去。

她的头还是发晕。她看着盥洗台的镜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镜子里面，一个头发蓬乱、面容憔悴的女人在盯视着她。

——我的脸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呀！

她一只手摸着面颊，和镜中人同时抚摩着面部，看着那圆圆的小脸。多么难看的脸呀！呆呆的表情，微微张开的难看的嘴唇，千寻真难以相信这就是自己的面孔。眼角、嘴角都非常呆板。首先，头发这么蓬乱，是怎么回事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她一点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呀，你起来啦。”

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千寻慌忙地回过头来。方

才那个男人站在大敞着的盥洗室的门边。

“能起来了，到这边来一下。”

男人这样说了一句就走开了。千寻一只手扶着盥洗台，身子还冲着门口，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镜子。镜子里面仍然是一个具有一副疲惫的面孔，显得孱弱而有些肮脏的女人。可能是觉得自己太难看了，千寻怀着很不是滋味的感觉走出了盥洗室。

千寻光着脚踩着地毯，缓步走进了刚才传来古典音乐声的那个房间，那是一个有二十张草席大小的房间，刚才那个男人手里拿着咖啡杯子坐在沙发里。

“你能起来啦？”男人重复了一句同样的话。

千寻再一看，男人比最初的印象年龄要大一些。说大一些，也不过三十岁刚过的样子。他长脸，面颊消瘦。没有粗野的印象，倒是有点神经质的样子。

“喝咖啡吗？”

千寻微微点了下头，向沙发椅走去。她头疼得厉害，实在站立不住了。宽大的房间里，除了会客用具和视听设备以外，什么也没有。尽管不情愿，但除了到那个男人的旁边去，另外没有可以坐的地方。

“疼得很吗？”

“是的……”

男人皱着眉头周身上下打量着缓缓地向沙发上坐下来的千寻，然后站了起来。

被男人如此打量，使千寻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